

评头论足<<<<

让数字藏品发挥正向价值

■叶子

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年代剧《人世间》大热后,以小说经典短句为基础创作的数字藏品面世;“问天”实验舱发射之际,“问天系列”数字藏品限量发行……种类繁多的数字藏品带给人们全新的文化消费体验。

数字藏品,是经过数字化唯一标识的特定作品、艺术品等。作为数字出版物的一种新形态,数字藏品契合了部分群体在数字空间的消费习惯和社交需求。这种“看得见、摸不着”的作品,尤其受到年轻人追捧。

数字藏品打开了文创产品发行的新空间,也为品牌营销提供了新思路。许多博物馆、文旅景区、体育活动、企业品牌等纷纷试水,推出图片、音乐、视频、3D模型等种类繁多的数字藏品,还有将线上权益与线下服务相结合,“玩法”众多。截至2022年7月上旬,国内数字藏品平台数量已经超过700家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目前,数字藏品市场仍存在技术不成熟、市场不规范、价值不清晰等问题,鱼龙混杂、价格虚高、投机炒作、作品侵权等现象频出。在风险防控、版权归属、法律属性、发展方向等方面,数字藏品行业需要进一步厘清。

野蛮生长不可取,合规发展是正道。最近,《数字藏品合规评价准则》《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》《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》等一系列行业准则和倡议等出台,都在推动行业迈向健康规范的良性发展之路。面对新兴业态产生的新问题,应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和科技手段,让数字藏品真正发挥正向价值,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更多选择。

陕西街为何是明代的书院街

■唐长寿

三峨书院的命运

那么,三峨书院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呢?明万历《嘉定州志·卷六》载《外祖程公逸事》碑文,有一重要的注文说:“其碑见(现)在四谏祠石壁上……此祠古土主庙,改三峨书院……后议为三谏祠,以祀安、徐、彭。据碑云,是时程公尚无恙也。程宅距此祠亦不数武。迨祠成而先生适下世,奇哉。”这与前引万历《嘉定州志》“书院街,旧有书院,今为四谏祠”,正相吻合。原来,三峨书院就是东土主庙改建的,其后,三峨书院又打算改为祀安、徐、彭三人的“三谏祠”,不料祠堂落成后,正巧程启充去世,便顺理成章地改成祭祀安、徐、彭、程的“四谏祠”。

现在持异议者所据史料大约就是同治《嘉定府志·卷十二》所载:“四谏祠,城南,祀明安松溪、徐用先、彭子充、程启充四人。”认为四谏祠一开始就在城南,那么四谏祠的前身三峨书院自然也应在城南,因三峨书院得名的明代书院街就不会是今天不在城南的陕西街了。

其实,民国《乐山县志·卷四》说得很清楚:“四谏祠,旧志云,在城南一里。旧州志云,在书院街。盖育贤门外被水刷齿,移于高标山麓,祀明安、徐、彭、程四公。”“三峨书院在城内,州旧志城内有三峨坊。书馆当在其地。”“旧志”当指同治编撰的《嘉定府志》,“旧州志”当指明万历《嘉定州志》。

综合《嘉定府志》和民国《乐山县志》两志的意思:明代的四谏祠在三峨坊的书院街,由三峨书院改建。清代,四谏祠重建在城南一里育贤门。后因育贤门外被大渡河冲刷,四谏祠又移置于高标山西麓。

民国《乐山县志·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》标出了移置后的四谏祠位置,正在高标山西,近陕西街。这或许也就是明四谏祠旧址。



陕西街旧貌

郭志全 画

三峨书院位置

那么,三峨书院在哪里呢?民国《乐山县志·卷四》载:“三峨书院在城内。州旧志城内有三峨坊,书馆当在其地。”可知,知道了三峨坊在哪一带就知道三峨书院的位置。但三峨坊又在乐山城哪里呢?安姓祠堂《世代流芳》碑载:“粤稽我鼻祖安佑,原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也,仕于明,职授刑部主政。退归入川,迁报嘉城虾蟆口其故居也,而生我二世祖安馨,亦仕于明。”民国《乐山县志·卷四》载:“颐山,今昆山祠。乃明安石公读书处。自称颐山老人,故诗文集皆以颐山名之。”“颐山”即“蟆颐山”“蟆颐口”“虾蟆口”。明万历《嘉定州志·人物》正好说安馨父安佑是“三峨坊人”。由此可知,三峨坊包括今虾蟆口在内的城西一带,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
三峨书院更准确的位置从明万历《嘉定州志·卷二》可知:“土主庙,凡三……一在高标东……东庙(东土主庙)前有大观楼,雄峻有致,钟(振)改为书院讲堂号舍。当年颇整,今亦就圯矣。”里面所说的“书院讲堂号舍”当是三峨书院的讲堂号舍,三峨书院在高标山之东当无疑义。钟振万历二年至五年(1574—1577年)任嘉定州知州,三峨书院之建当不晚于万历初年。万历《嘉定州志》成书于万历三十九年(1611年),可知三峨书院在万历三十九年时已不存在。

2007年,笔者曾在《嘉州古城印记》一书中写道:“陕西街,早先在明代的时候叫书院街,大约是因那条街上有一处称为‘三峨书院’的书院。”

明万历《嘉定州志·街道》这样记录:“书院街,旧有书院,今为四谏祠。”也就是说,书院街有一座书院,到万历年间,重建为四谏祠。这座明代书院是否在今天的陕西街一带,就成了陕西街是否为明代书院街的关键。

查诸明代嘉定州的书院,只有九峰书院、九龙书院、三峨书院。九峰书院在凌云山、九龙书院在龙神祠,书院街的“旧有书院”显然只可能是三峨书院了。



今日陕西街

记者 宋亚娟 摄

长篇小说《斑鸠落地》连载⑪

九指的木箱

■龚静染



九指的桌子摆着一本崭新的岩口簿,从打井的第一天起,这本像书一样厚的册子就一直会跟着他,那是他留下打井全过程的一本井况文字记录,也是每个凿办每日的功课。

那天,九指用毛笔在岩口簿上落下了几个字:正月十六,动土。

怀家在咸草坡上的大井终于动工了。

这天,只见九指站在山坡上,领着一帮匠人跪在预先圈定的井口上。他烧了三炷香,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,然后转过身对那帮工匠说:

“大家都听着,三百丈的井还是碗那么个大口,要想吃肉喝酒就跟着我好好干!”

工地上热火朝天,众人热血沸腾,因为他们也想跟着这个传奇的匠人学点更高深的手艺,打出了三百丈的井,以后走到哪里都有饭吃。在匠人的行道里讲究这个,以后只有打过三百丈的井才坐得到凿办这个位置上。

当铤机一下一下地砸击着大地,沉闷的声音便在桥镇的山谷里回响了起来。

但凿井是个枯燥单调的事情,刮风下雨都不能停息,到井上来的男人们不仅要有力气,还得有好手艺,要是木工就得会推、削、刨、凿的本事,要是篾匠就必须懂劈、剥、编、雕的技巧。

凿井是卖力活,油荤不够骨头要发软,腿要打闪,所以怀家三不吝啬,舍得给工匠解馋长力气。但或许是那些壮实的工人吃了酒肉话就多了,就想找话梗子来化解那些油腻,时不时地向九指问这问那,比如这口井估计要凿多久,三年还是五年?三百丈下是啥岩层,岩

土是啥颜色?九指师傅以前凿过哪些井?怀老爷是咋个瞧上你的?……

九指不喜欢回答这样问题,每当一说起这些,他就马上打断,并黑着脸呵斥他们。过了不久,工匠们发现九指是个脾气大的家伙,动不动就骂人,他骂人的时候肋骨凸出,脖子扯得老高,工匠们在背地里骂他是耸毛鸡公。

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。一天,工地上突然传来一声:“出红土了!”

是扇浆的工匠在喊叫,明显带着份惊喜。

但九指过去瞄了瞄从竹筒里吸出的泥浆,扯转身又把屁股落到了木凳上,只说了句:“把油灰和麻布准备好,下水柱!”

一般来说,看到红色的岩层就意味着要进入盐卤层了,有些浅层的卤水就会渗透出来,并以此证明下面的盐卤丰歉。但下水柱是很讲究的,相当于给井精确定位,也就是把井口圈定在一个极小的孔内,这一步至关重要。

九指的脸色没有任何表情,他好像觉得这根本不算事,不必大惊小怪。

天上的云飘来飘去,他们再没有听到九指有任何动静,他们仍就喝着大叶子凉茶,摇着芭蕉扇。按照日进三尺的进度,半月后,井又落下去了几丈。一天,扇浆的工匠又大声喊了起来:

“井里冒水了!井里冒水了!”

“不过是草皮水。”九指到井口瞄了两眼,高深莫测的样子。

草皮水就是一碗里能够烧得出四五钱盐,二百八十碗为一担,熬得出五六分银子。

“现在就出盐了?”工匠们一阵兴奋。

“这算啥!要出盐,赚大钱,得到二百五十丈以下,打出的卤水一碗可以熬出二三两盐,火旺的时候,可以同时烧上百口锅,那才阵仗。”

又过了几天,井里的水还在冒,止不住,水泡在向外翻。工匠们又开始担心起来,急切地问:

“师傅,如果不赶紧停下来,井腔要被凿坏!”

“少见多怪!”九指把茶盅一磕。

众人不敢再出声,怕他变成了耸毛鸡公。九指就是井上的绝对权威,无人能撼动,他的话就是真理,就是圣旨,不能违抗。

这时,九指抬脚回到工棚里,打开了他的一个大木箱。

那是一个巨大的箱子,很快,九指就把身体也埋了大半截进去,屁股翘得老高。大伙都不知道他在找什么,只看见他在那巨大的箱子里翻腾了半天,找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工具来。这时,九指对着那个锈巴巴的铁家伙说:

“拿去,你们也长长见识!”

工匠们照他说的操作,果然奏效,工具一用上,很快就把浆水吸出来了。众人顿时觉得九指果真有些名堂,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嘛,耸毛鸡公也能跳一丈高。而他那个大木箱就更加神秘了,工匠们一停歇的时候就朝它瞄,觉得里面装了不知有多少神奇的东西。

凿井工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,沉闷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,铤机一下一下地砸击着大地,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平静了下来,让人觉得再神奇的事也就是一件事而已。

(未完待续)

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+ 个人防护不放松

1 少聚集
少去人群密集的場所

3 戴口罩
乘公共交通工具或在人群密集的場所
应按规定佩戴口罩

4 健康码
公共场所主动出示健康码、
配合体温监测

2 一米线
与他人保持一米社交距离

5 查核酸
根据疫情防控要求,积极配合
核酸检测
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,及时就医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